

# 清末民初三怪

張守初

## 一怪 姜桂題

### 猴子驚駕太后不忤

姜桂題安徽省北部亳（音畢，毫字少一劃）縣人，綽號「姜駱鍋」（北方人稱駱背者曰駱鍋），從淮軍行伍出身，清光緒二十幾年間積升至毅軍統領，駐防熱河一帶，也可稱為方面大員。為人突梯滑稽，深得慈禧太后喜愛，稱他為「姜猴子」而不名。

慈禧熱愛平劇，每於清宮演戲，賞賜三品以上大員陪她聽戲，名曰「賞」不稱請，是皇家慣用語。請聽戲本來是恩惠，其實是人人害怕的苦差事，因為太后高踞寶座，羣臣只能盤腿坐在地毯上，一坐三四個小時，真是活受罪！姜桂題一次陪太后聽戲坐得兩腿麻木，趁着臺上唱到緊要關頭，他一跳起立，高聲叫好；侍衛驚慌前往察看，這叫做「驚駕」，其罪重則殺頭，輕則坐牢。

慈禧太后含笑擺手制止，對待衛說：「姜猴子就是這副德行！不要管他，讓他活動活動筋骨吧。」

入民國後，姜桂題仍稱毅軍統領並兼熱河都統，他於清朝地位在袁世凱之上，袁任大總統時

封他為上將軍，類似現在的一級上將，全國只有六七人，稱帝洪憲時又封為一等公爵。姜桂題是滿清遺老，既非北洋軍系統，也不列入東北奉系。他的地盤在熱河一帶，與人無爭，別人也不願爭奪此一荒涼地盤，所以他得安然統治他的王國。

清末民初都是實行募兵制，各軍頭頭據地盤，自行招募，所以官兵良莠不齊，擾民及逃跑之事時常發生。姜桂題行伍出身，帶兵另有一套法術，就是親兵愛兵，和官兵打成一片，勾肩搭背，嬉謔笑罵，無拘無束，所以他的毅軍好像一座遊樂場，誰都不願離開遊樂場而逃走。當時各省軍隊都是灰布軍服，只有毅軍是藍布軍服，令人一望而知是毅軍。一直到北伐前夕還有毅軍的存在，姜桂題已死多年，後繼者米振標，已投入吳佩孚陣營。

### 官兵修路罵個痛快

有一年夏天，姜桂題令官兵修馬路，官兵都是身穿白襯衣，頭戴草帽。他想到官兵在大熱天做苦工必有怨言，他自己也穿上白襯衣，頭戴草帽，混雜在官兵中修馬路。有一士兵高聲大罵：「他媽的！大熱天，姜駱鍋個王八蛋叫老子修路，他自己舒服，坐在屋裡涼快。」姜桂題突然把草帽一掀回罵道：「他媽的！你個王八蛋，老子

不是一樣在修路嗎？」連長跑過來罵那個士兵：「跪下！你敢辱罵大帥，看我不斃了你。」姜駱鍋擺擺手：「去，去，去，他罵我，我也罵他了，干你個鳥事？」這是他帶兵的一種法術，如此的平等精神，誰能不叫好？

### 圍剿白狼旅長行運

民國三年河南省巨匪白狼（本名白朗）率領土匪數萬人，竄擾河南、安徽、湖北、陝西數省。據說白朗原為北洋鎮統吳祿貞部下營長，袁世凱陰謀刺殺吳祿貞；白朗立誓為長官報仇，起兵反袁，打起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口號，曾攻至項城袁氏老家，企圖挖掘他的祖墳。袁世凱調動北洋軍十數萬追剿防堵，因為白狼匪軍飄忽無定，疾如狂風，追剿不着，防不勝防，弄得北洋將領焦頭爛額。河南督軍張振芳為袁世凱之表弟，因剿匪不力，撤職查辦。指派陸軍總長段祺瑞暫兼河南督軍，統率各軍合剿白狼，並宣布：「誰能剿滅白狼就任命他為河南督軍。」

毅軍素稱勇敢善戰，袁大總統電令姜桂題選將派兵參加剿匪。河南省汝南縣人趙倜任職毅軍旅長，姜桂題以他人地相宜，就派他參加剿匪。白狼股匪經大軍年餘追剿，傷亡慘重，徒眾離散，最後只剩下數百人，逃到河南臨汝縣境山區，

白狼被地方軍隊擊斃，部下把他埋葬在荒山中，然後逃散。趙倜時來運轉，得到鄉民報告，派遣親信官兵趕往荒山，挖掘出白狼屍體，砍下頭顱，拍照呈送袁世凱；論功行賞，趙倜由一旅長升任河南省督軍兼省長。

### 小鳥孩兒也長鬍子

民國六年春，姜桂題返里祭祖，此時他已是大帥級人物，從北京乘坐一列專車，由平漢鐵路南下，在鄭州轉隴海路，預計至豫東南邱車站下車，再乘汽車往安徽毫縣。趙倜得知老長官過境，親率督署及省府文武高級官員在開封火車站迎接。

此時姜桂題已七十多歲，白髮銀鬚，老態畢露；趙倜四十多歲，黑鬚鬚長數寸。列車進站，軍樂吹奏，趙倜率領文武百官列隊敬禮；姜桂題下車還禮後，拉扯着趙倜的鬍子說：「小鳥孩兒，幾年不見，鬍子長這麼長了。」在這樣隆重的軍禮歡迎中，他竟如此的輕佻兒戲，真是終身不改的本色！

## 二怪 徐世襄

### 吃喝嫖賭不務正業

徐世昌河北省人，滿清翰林，曾任東北三省總督，入民國後先任袁世凱的國務卿（類似行政院長），民國七年至十年任北洋政府大總統。他是文人，讀書多，又為名書法家。在河南省汲縣（清朝稱衛輝府）及鄰近輝縣都有別業。輝縣城

西北七華里處有一「百泉風景區」，係由太行山麓地下水流出聚積成大池，又南流入衛河。

徐世昌在百泉之南三華里處修建一座別墅，把溪水引出東岸，環繞約十多畝土地（約合一甲）一週，又在南邊架一座小木橋。別墅是普通平房十多間，空地遍植青竹，瓦屋在竹林中時隱時現，彷彿人間仙境，故名曰「水竹村」。徐世昌在書畫上題名都是水竹村人。

他的胞弟徐世襄人稱七爺，他們親兄弟究竟有幾人不得而知，七爺也許是堂兄弟大排行。徐世襄風流瀟灑，不修邊幅，一手書法與乃兄幾可亂真，題名亦為水竹村人，別人嘲笑他是冒牌貨，他說：「我並沒有題名徐世昌，我也是水竹村中人，有何不可？」他吃喝嫖賭，不務正業，放浪形骸，目中無人，乃兄屢戒不改。

### 大總統胞弟開艷窟

徐世襄往濟南去見山東督軍田中玉，想謀一官職。田中玉亦知其行為不檢，因為他是大總統的胞弟，不便拒絕，勉強聘為省府參議。

徐世昌不愧為正人君子，親筆致函田中玉，大意是說：「知弟莫若兄，世襄行為不檢，不宜任公職，恐為吾兄盛德之累，請免去其參議職位。」

田中玉接到此函後，約見徐世襄面致歉意：「吾兄才華出眾，屈就參議，弟正可朝夕承教。大總統也太固執了，吾兄在此實職有何不可？這叫我實在為難。」說罷把信函交給徐參議觀看。他看過後說：「我本來是個無賴，承蒙督軍看得

起，已感激不盡了。這不能怪你，都怪我那個混帳的哥哥，我不連累你，我走路好了。」田督軍順水推舟，設宴送走狂徒。

徐家有的是錢財，他跑到天津，租了一座大宅院，約來幾個名妓女，掛起書寓（高等妓院）招牌，並且在報紙上刊登啓事：「徐世襄為大總統徐世昌之胞弟，因為謀職到處碰壁，大總統下令不准我任公職。窮困無奈，不得已而開設書寓，敬請舊雨新知，惠臨光顧，不勝銘感之至！」

徐世昌閱報後，直氣得七竅生煙，痛罵「徐氏家中出了此敗類！」按照舊日社會中認為開妓院為下流營生，死了不准埋葬祖墳，大總統之弟開妓院，更是中外奇聞！徐世昌咬牙切齒，只好派遣晚輩及親信人員，乘夜前往天津半勸說半綁架式把徐老闖拉走，遣散妓女，關門大吉。

### 拎著兒子宣揚家醜

民國二十五年春筆者駐防汲縣，與地方士紳頗有來往，此時徐世昌已病故多年，其弟世襄也有五十多歲了，全家仍在汲縣舊宅居住。七爺徐世襄有一侍妾年約三十餘，風韻猶存，據說是平劇唱花旦出身，傳聞曾與其當差「小三」有染。七爺雖然行為不檢，但其居心仁厚，為求釜底抽薪計，把一個丫頭許配給「小三」，並且資助其開設一家理髮店。

依舊日習俗人皆稱小三為了姑爺，丫頭和了姑爺與徐家成為半主僕半親戚的關係，仍時有來往。某日筆者和數位士紳在七爺徐世襄家聚會，他的小少爺大約五六歲，為侍妾所生，跑到客廳

天真可愛，大家逗着他玩。七爺突然說：「人家都說這個孩子是小三生的，你們看像不像小三？」如此的不願顏面，自己揭露家醜，是任何人所不願為的，由此可見他的為人處世了。

### 浪漫姪女自稱公主

有其父必有其女，七爺的女兒碧蓮已二十多歲，嫁給富家書生，她自稱公主，對人家說：「大總統地位如同皇帝，我是皇帝的姪女，當然可以稱公主。」大家為迎合她的狂妄心理，就半恭維半諷刺的都稱她為公主，對她丈夫稱駙馬爺。駙馬爺忠厚文弱，木訥寡言，不能滿足公主的慾求；她無拘無束，任意交際活動，駙馬不敢約束。不久內人也來汲縣居住，經縣長夫人介紹，公主和內人時常來往，我自然也表示歡迎。她和我年歲差不了多少，有時和我天南地北閒聊，她稱讚我「少年得志，文武雙全」，並且聲稱「幸遇知己」。一天她夫婦邀請我們夫婦觀賞平劇，她和我並肩而坐，安置駙馬和內人坐在兩邊。欣賞平劇，互相談論批評各個角色唱工做工，耳鬢廝磨，悄悄細語，態度輕浮，引起內人的醋意。當場不便發作，回家後吵了一架，從此我對公主較為冷淡了。公主對內人也有微辭，數月後部隊移防，就結束了這一幕戲劇。

### 三怪劉基炎

#### 中州狂夫自封都督

劉基炎字莊甫，河南省商城縣人，日本士官

學校出身，與程潛同期。辛亥革命時追隨滬軍都督陳其美，民國二年討袁世凱戰役任陳其美的前敵司令，勇敢機智，率部攻佔山東省煙臺一帶數縣，自稱山東都督。

他部下有一團長出缺，當時重視主官，不由幕僚室的中校團附升任，例由營長升任。他下手令該團李營長升任，王營長不服氣，當夜晚劉都督帶領幾個衛士巡視前線時，王營長率兵包圍，持槍指着他說：「劉基炎，你個糊塗蛋！我今天要你的命！」

他力持鎮定，笑着說：「王團長，你開什麼玩笑？」

王營長非常驚異，問他：「你為什麼叫我王團長？」

他說：

「我已經下手令升你為團長了，你還沒有收到派令嗎？」

王營長認傳言不確，連忙陪罪：

「都督，部下該死，誤信傳言，請都督處罰！」

####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回到督署急忙召來人事參謀，把今天所下的手令收回，改升王營長為該團團長。人事參謀問明經過，對他說：

「都督不能在持槍威脅下屈服；此風不可長，應按原先手令發布命令，然後軍法審判王營長。」

劉基炎說：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若反悔對王營長的許諾，何以取信於人？如果交軍法審判他，恐怕激起兵變，在此時此地，實非得已，只好通權達變了。」

他這樣處置，雖然不足為訓，但是其機智應變，傳為趣談。二次革命討袁失敗，有人說劉基炎已投靠袁世凱；民國五年帝制失敗，袁氏氣憤而死後，劉基炎返里養晦，從此就沒沒無聞了。

#### 硬要衛兵舉槍敬禮

抗日戰起，程潛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基炎赴洛陽見老友，程潛主席派任他為河南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他就任後批閱公文時，把主任秘書叫來對他說：

「你有眼無珠，公文上有一個錯字為什麼不改？」把公文摔在地上，叫秘書拿回去修改，對待部屬如此的苛刻，真是很少有的主官！他又兼任河南省第七區自衛軍司令（相當於一個旅），走近司令部門口時，衛兵扶槍敬禮，他說：

「這是什麼敬禮？為什麼不舉槍（按北伐前是舉槍敬禮）？」

衛兵回答：

「報告司令！這是步兵操典上規定的。」

他說：「我叫你舉槍就舉槍，不管什麼步兵操典！步兵操典是何應欽編的，我做都督時他還在當排長呢！」

劉基炎青年時勇敢機智，未及三十歲已統兵

作戰，位至山東都督，老來如此狂妄糊塗，令人惋惜！

### 調查組長豈有此理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長官部派遣一位少將高參率領一組人前往劉基炎的部隊點驗，點驗後自然有講評，並當面對他提出幾點改進意見。

他當面斥責點驗組長：「你懂得什麼？別吹毛求疵！」

組長說：「劉司令，你要認清楚！我是代表程潛長官來點驗，你有接受指示的義務。」

他憤然高叫：「你別拿大帽子壓人！委員長是我的老同事，程長官是我的老朋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

點驗組長回到長官部，據實寫出點驗報告，並簽請處分劉基炎，程潛袒護老朋友，批示「存查」，此事不了了之。

### 跪求局長勿再逛窰

河南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本設在淮陽縣城，民國二十七年夏淮陽淪陷，遷移到周家口。周家口在清朝及以前和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並稱為全國四大鎮，品字形三座大寨，跨沙河南寨屬南水縣，北寨屬淮陽縣，西跨賈魯河，河西屬西華縣，形似武漢三鎮。平漢鐵路未通車前，周家口為水陸碼頭，是河南省第一商業大都市；平漢通車後漸形衰落，仍為土產集散地。周家口尚未設市政府，三寨行政分由三縣管理，另設一特種警察局負責三寨治安及維護

街市秩序環境衛生，較各縣警察局大得多，直隸省政府，與各縣府平行，受該區行政專員指揮監督。

劉專員保薦黃埔四期學生閻旭勳充任警察局長；閻旭勳係革命先烈閻子固次子，閻子固參與討袁戰役，被袁殺害，北伐統一後，入祀開封忠烈祠。警察局設在南寨，附近有高級妓院數十戶，是登記納稅的合法營業。閻局長未帶家眷，閒暇時常到妓院打茶圍，自然也有賞賜，並不是白嫖，而別人也不免議論。

劉專員得知，親自跑到警察局，見到閻局長撲通下跪，閻局長連忙用手攙扶：「老伯，這是何苦！」

他用手打着自己的臉說：「是我混蛋！瞎了眼睛，保薦你當局長。你是先烈的兒子，我不敢處罰你；我只有跪着求你，不要再逛窰子了。」

### 男人管盡天下女子

劉基炎晚年除了狂妄自大外，其行徑糊塗荒唐猶似「唐吉訶德」。

他到處巡視，無事不管；一天行經大街，遇到一對夫妻吵架，他手指婦人說：「潑婦胡鬧，為什麼不服從丈夫？」

那個婦人也不是省油的燈，反罵他：「你個雜毛老頭子多管閒事！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專員老爺說：「天下的男人要管天下的女人，你不服氣，我就把你關起來。」圍觀的人都拍手大笑，齊聲都說：「專員的妙論精彩極了！」結果他也沒有關那個婦人。

又有一次他叫衛士提着馬燈跟他去查街查旅館，查到一家旅館中有客人叫妓女取樂，他對那位客人說：「國家多難，抗日期間，你還有心玩妓女取樂？給我抓起來！」

那位客人也許有些來頭，他回答：「玩玩妓女有什麼罪？總比你投降袁世凱好些吧？」

一揭底牌，劉司令就軟了，氣得直瞪眼，叫衛士：「走！我們再到別家查一查。」

劉基炎的糊塗荒唐傳遍全省，民國三十一年春河南省政府改組，主席易人，再沒有人為他撐腰，於是被免職了。抗日勝利，他被選為省議員（當時稱參議員），三十七年秋省議會隨省政府遷移到豫南信陽。

### 勸架軍官反被指摘

省議會與筆者寓所斜對面，我常去拜會劉積學議長，所以和劉基炎亦常相見。某一天他隔着窗戶看見一位軍官強拉婦人，婦人高叫：「我要投河，別拉我！」

劉基炎跑到我家，指着我高叫：「你這個司令是怎麼當的？你的部下欺壓婦女，逼得人家投河，你管不管？」我隨着他去到現場，看見圍着一堆人，信陽縣警察局長已到場，我就詢問局長是怎麼回事？他回答：「夫妻鬧家務，丈夫打太太，太太要投河，貴部軍官是勸架的，因為他們住同院，所以就拉着婦人不要投河。」

我再問當事人夫婦，說辭都是一樣，反過來說：「劉議員，還有何指教？」他一句話不說，掉頭就走了。